

島之旅 touring the island



這次，沒有下雨。

就像那種適合睡覺、暖和的冬日天氣，屋牆上曬著太陽的貓、微風中搖曳著枯萎的銀合歡。那些原本被樹仔、高草淹沒的山丘、空屋，都在冬日露出輪廓，而島上人們的臉少了夏季與觀光客敵對的線條，我們，可以更接近日常生活地交談著。

因為這案子的關係，六個月來，夥伴們幾乎用著放大鏡般的研究精神去理解這個小村子，在地老人們不是笑我們傻，就是要我們在當地住下或者來家裡坐坐的友善話語，而我也只有幾個新朋友。這次，老人家帶著大伙去找草埔祖，據說是村裡最古早的大墓，是見證先民遷移海島的歷史遺留。我們走在幾近半人高的草叢中，憑著老人們的童年記憶與腳下踩踏的感覺尋找老祖先的墳，終於在人海戰術下被大伙找到。

陳氏祖墳俗稱「草埔祖」約莫坐東北朝西南，從墳的坐向望去可以穿過聚落南端、面向大海，視野極為良好。陳氏祖墳雖不大、但型置頗為講究，雖有些損壞但也還算完整。這個墳的背後崎頂仍是一片草地，前面則有一塊平坦的空埔地；這塊紅土地質地極為堅硬，是鄰近村人用來作為曝曬番薯籤的「籤埕」。除了草埔祖與籤埕，過往此處山崎空地皆被開墾為耕作的園仔，居民往往得從海邊挑來混有豐富礦物質的海砂以為施肥，並僅依靠自然的雨水耕作、休息，也就是村人所說「看天田」的粗耕模式。



終於找到草埔祖了，大伙站的位置就是墳座相對位置



而除了少數六十歲以上的村人，可以在國中畢業後進入師院體系成了教師，多數的居民不是捕魚就是走商船貨運，從竹筏、舢舨、戎克船到機動船，十來歲的懵懂就離開家鄉，或在海上、或在台灣西岸南北沿海城市討生活，更多在不知名地、帶有時差的轉運港口渡過了大半人生，對故鄉的印象大多還停留在美好而貧瘠的童年時光；在對談的過程中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老人們對媽祖廟前大水堀與矜仔砂灘的生動描述，花宅海邊白色的矜仔砂灘會隨季節潮汐慢慢堆積成為天然的海堤，堤防內因媽祖廟前地勢低窪，村內三條山溝排水匯聚至此形成大水堀，與大海相會有謂「四水歸塘」。大水堀裡面可以找到淡水魚、青蛙、蜻蜓，是孩子們的快樂童年。

每當夏季西南季風轉弱時，將會沖垮矜仔砂堤防，將大水堀中那些由山溝匯聚而下的都隨大海帶走，一如人體新陳代謝般，藉由清潔、污穢交替循環養息村人的日常生活，混著淡水魚和蜻蜓不可思議的記憶，煮魚、燒灰、白花花的矜仔砂堆、淡淡的鹹味海風...，手工生活的年代，簡單而清晰。

花心、山仔尾頂、山仔尾頂勢

從聚落東北方山崎草埔祖回到聚落居住集中區域，另一個充滿神秘色彩的地方「花心」，終於在這銀合歡休眠的晴朗季節，得以進入。

我們帶著朝聖的心情，揣摩著二十年前的田野光景，尾隨光伯走進「花心」。

「花心」原帶有地理風水之義，指的是此聚落位居幾個小山丘圍繞而成的山坳谷地之中，大小山丘及坪埔相連接，宛如花瓣，位在中心的小山巒（俗稱山仔尾）一如花瓣中心的花蕊，故聚落自古就有「花宅」一名，而中間的小山丘則被村人暱稱「花心」；花宅一名自始見文獻後一直沿用三百餘年，至民國三十五年（1946）才由國民政府改名中社，但門牌號碼仍維持花宅某某號用詞，故常有人誤以為此處人多姓「花」。

七十幾歲的老人家告訴我們俗稱花心的「山仔尾」分為頂勢、下勢，地屬私人所有頂勢也是居民信仰的「花心」，因某年風水師來聚落表示不可在上面耕作，以免破壞社里風水，基於讓子孫綿延、諸事順利的信念下，村內長者遂勸地主放棄耕作；此外也曾聽說在花心上開墾或興建房舍的村人多少遭遇不順，更讓村人堅信風水師的預言，而成為村人的精神信仰。現在還可在下勢看到留有石砌圍仔及一兩座合院型的厝、棧間等殘敗地遺留在那。

順著枯萎銀合歡露出的小路徑，進入山仔尾頂勢。頂勢還可看到以瓊麻圍繞一周以防土石崩落的昔日作為，更添增花心的神聖性格。而這次，或者說是二十年後，藉由逐漸熟識的村人與團隊交談互動中，我們不經意地、彷彿如獲至寶般的心情，重新認識了「花心」更戲劇性的歷史描述（description）。

溫和地忘了這是離家好遠的小島，晴朗地以為一切都那麼美好，一群人再度感受田野（fieldwork）的魅力，還有彷彿尋寶的樂趣，我們躺在青草架構的床鋪，只有和煦的微風起伏著，雖然沒有煽情的感動，卻一如這超出預期般舒服的天氣，令人不由得心滿意足了起來。（the boat to Jhongshe, Wang-an, 2005.02 by Jian hui hua；照片由簡惠華、吳孟學拍攝，老照片由曾敬信、林會承老師提供）

